



四朝代

下

[泰]蒙拉查翁克立·巴莫著

谦 光 译

Chomchit Bundit

根据袖珍本一九八〇第一版
曼谷 沙炎叻出版社

四 朝 代 (下)

[泰] 蒙拉查翁克立·巴莫 著
谦 光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9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500册

*

书号: 10088·851 定价: 1.25元

第三朝代

本书第三朝代以曼谷王朝七世王宝诰（又称拉玛七世）时代为背景。

宝诰是曼谷王朝五世王尊宗诰之第七十六子，六世王蒙谷诰之同母弟，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八日。早年留学欧洲，学习军事，获英国皇家陆军名

警少尉衔。归国后统领御林军炮兵部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拥戴登基继承王位。

宝浩留学欧洲期间，广泛考察了西方社会及政治，对西方民主思想极为欣赏，提出改变泰国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状况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制度。六世王病故时，群臣拥戴，迎请继续，宝浩执意不从，逊让再三。迫于王位继承法规，勉从吁请，所颁即位诏书中有“朕所处之时代乃大幕将落之期”等语，足见其对时代进步的预见和结束君主专制时代的愿望。

六世王末期泰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宝浩继承王位以后，在世界经济衰退浪潮冲击下，泰国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大米出口额锐减，出现巨额外贸逆差，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宝浩为遏制经济形势的恶化，不顾王室贵族的反对，大胆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开支，削减军费，压缩王室预算，提高进口税……所有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国家经济状况，政治形势愈加混乱。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原留学法国的军政界人士秘密组织民团，在乃比里·帕依荣等人的领导下策划政变。民团利用宝浩驻驾巴蜀府华欣城盖刚温行宫以致京城空虚之机，于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发动政变，兵分四路，攻占了王宫，将政变指挥部迁进王宫；同时还占领了车站、电台、邮电局等重要部门；发布改变檄文；拘捕留京王公大臣入宫作质，通电宝浩，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二十五日宝浩在盖刚温行宫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众从驾王公大臣力主武力镇压，宝浩却顺应形势，做出避免流血、防止外国干涉、同意立宪的决定，并回电民团恩准立宪。二十六日颁布特赦令，赦免民团。二十七日以国王名义颁布临时宪法。二十八日召开第一届临时议会，成立由十五人组成的第一届内阁，披耶玛努巴军尼迪它达出任总理。至此，泰国开始了君主立宪时代。

一九三三年，王公贵族保皇势力集结北部各地保皇武装，于十月发动反政府暴乱，由北部呵叻府和阿育它耶府进军曼谷，企图复辟君主专制。虽然暴乱很快即被政府平息，各地保皇势力仍时有活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宝浩借口医治眼疾，出国避嫌。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在英国颁诏逊位，侨居英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因心脏病故于英国医院。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宝浩骨灰运回泰国。

第 一 章

也许因为人有了一把年纪就对时光的流逝特别敏感，也许因为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也许因为其它什么缘故，总之，珀怡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不知不觉便已逾月经年。自从曼谷皇朝七世皇爷登极以来，亦即她所经历的第三朝代，发生在她周围的各种事件既快疾迅猛，又纷烦扰攘，她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

坤伯雷自那日在大行皇帝遗像前晕倒之后，便缠绵病榻，数日不起。本来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因连日劳累，加上极度的悲痛，心力交瘁，一时不支便病倒了。这样一来，汤药侍奉、日夜护理的责任当然地落在珀怡的肩上。即使后来坤伯雷已经痊愈，珀怡仍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他。

六世皇爷一归天，坤伯雷也明显地衰老了。他不再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衣着打扮，乃至清洁卫生，他全都不在意了。珀怡知道这些变化都是由于心境不适引起的。如今坤伯雷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甚至失去了对人生的留恋。从前的坤伯雷

可不是这样，他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着激情，对别人的生活也非常关切。他有很强的进取心，有努力向善的愿望，他关注别人的所做所为，把别人的成败功过做为自己的借鉴，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永不衰竭的动力。而现在，动力已经衰竭，自己如何他不再关心，别人如何他更是漠然。从前是他把世界指给珀怡看，把周围的一切讲给珀怡听。而现在，珀怡毫无思想准备，事情却完全颠倒过来，珀怡反倒要把周围的各种事态指给他看、讲给他听，他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淡漠的随从者。六世皇爷在世时，坤伯雷曾一再表白自己对皇上的爱戴和崇拜，愿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虽说珀怡并不怀疑坤伯雷对皇上的一片忠贞，但心底里总不免有所保留，以为坤伯雷的话无疑是由于感情冲动而言过其实。直到六世皇爷归天，珀怡才完全知道坤伯雷的表白无一不是出自肺腑。然而，下面的一个事实却是珀怡乃至坤伯雷所未意识到的。即从五世皇爷那一朝过度到六世皇爷这一朝的时候，坤伯雷年富力强，有充沛的精力认识生活、学习生活和实践生活。早年所受的教养也使坤伯雷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牵系在当朝天子的身上，好天子之所好，恶天子之所恶，从不考虑个人的好恶和主张。所以，在朝代更迭的时候，坤伯雷能够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很顺利地转向了新的轨道，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坤伯雷看来，六世皇爷在位的十五年间，是他生活最充实、最得意的时期，他留恋这种生活，不想再改变它。如今七世皇爷已经登上宝位，坤伯雷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要认识新的人物，要研究新的生活，简言之，就是要重新开始生活。但他年龄已高，再也没有精力完成这一转变了。对于新朝天子，坤伯雷自知忠贞不贰，怎奈年纪不饶人，要象从前那样鞠躬尽瘁地报答皇恩，毕竟力不从心了。

尽管珀怡想方设法要使坤伯雷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却很难奏效，坤伯雷总是默然无语。偶尔珀怡的哪句话涉及到上一朝代的事，坤伯雷就把脸掉开，喟然长叹，似乎很不愿意旧事重提。只有养马这件事，坤伯雷仍然感兴趣，甚至比从前兴趣更浓了。因为大行皇帝还停灵在宫中，所以坤伯雷每天都要到宫里去，不过只是去点个卯而已，一会儿工夫就能回来，回来便一头扎进马厩里。每天早晚，坤伯雷总要骑上他喜爱的那匹马，沿着德滨遛去，要不就到隆庇尼园去。庆祝六世皇爷登极十五周年大典本来要在隆庇尼园里举行，各种建筑工程早已动工，只因六世皇爷突然大行，准备工作便中途停了下来。坤伯雷总是独自一人跑出去遛马，不愿让别人跟随。每次回来总是汗流浹背，马身上也挂着汗珠。珀怡对坤伯雷还保持着的唯一爱好很不以为然，因为坤伯雷毕竟不年轻了，稍有闪失，后果很难逆料。但是，珀怡却不敢劝阻，因为她知道这是坤伯雷唯一的爱好了，也只有这个爱好还能给坤伯雷带来些微的欢乐。

由于对六世皇爷大行的震惊以及对坤伯雷病痛的忧虑，珀怡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达奥德归来的日子。达奥德来信说他将乘船到新加坡，再换乘火车回曼谷。达奥德回来的这天，珀怡和坤伯雷以及所有的亲人一起到小曼谷火车站去迎接。珀怡仿佛在梦中一般，直待火车进站停稳，达奥德从车上跳下来把她紧紧抱住时，她才清醒过来。她听到达奥德在笑，坤伯雷和其他所有的人也在笑，站台上相互问候的声音响成一片。

珀怡抬起泪眼端详着自己的儿子，达奥德长得这么高大，珀怡得仰着头才能看见他的脸。达奥德不仅长高了，也长白了，还隐隐约约长出了一圈小胡子，颇有几分大人气了。珀怡见他一言一笑以及看人时的眼神，仍然还是她十年前的达奥德，将近十年

的时光并没有把她的达奥德改变多少。达奥德再次紧紧地拥抱着珀怡，并在她耳边悄声说道：

“平静点儿，妈妈，这样哭鼻子人家该笑话啦！”

达奥德一句话把珀怡说笑了，珀怡忙拭去了眼泪。达奥德亲切地同大家打招呼，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坤伯雷，同颇魄、坤琴、奎欧叟随便地谈笑了几句，向达奥恩、达奥安和巴佩笑了笑，然后走到露欣跟前，按西方礼节在脸上吻了一下。

“奥德比我都高啦，过来，比比看高多少！”坤伯雷高声地说。多少天来，这是珀怡第一次看到坤伯雷这么高兴。达奥德走过来站在坤伯雷身旁，珀怡见她的儿子比父亲高出了半头，心里非常高兴。

跟来的家人正忙着从车上往下搬行李，珀怡偷眼向车门那边望了望，看是否也有什么人跟着达奥德一起回来，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望了三四次，达奥德不禁会意地笑了。

行李搬齐之后，大家便坐上坤伯雷特意备下的汽艇过河。汽艇里除了达奥德、珀怡、坤伯雷和去车站迎接的其他亲属外，再没有别人了。坐在珀怡身旁的达奥德小声问母亲：

“妈妈，就我一个人回来，没领别人来，您放心了吧？”

珀怡欣慰地笑起来，欢喜地拍了拍达奥德的肩膀。达奥德又轻轻地“嘘”了一声，然后悄悄地道：

“别说话，妈妈！奥安哥正往这边儿看呢，回头他该不高兴了。”

珀怡知道谁都不会听见达奥德的话，因为汽艇的马达一直嗒嗒地响着。

到车站迎接达奥德的亲戚们这次没有一个先回家的，而且都高兴地接受了珀怡的邀请，到颇永浜披耶府里共进午餐。一回到

府里，珀怡就带达奥德去洗澡更衣。她能够亲自照料刚刚归来的儿子，充分行使做母亲的权力，没有任何人妨碍她，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同她争夺，她的幸福感似乎达到了极点。达奥德洗过澡，换上了珀怡为他准备的麻布上衣和中国绸裤。因在国丧期间，绸裤是青色的。达奥德来到餐桌上，吃着母亲为他准备的阔别多年的饭菜，觉得格外有滋味。珀怡见儿子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只愿忘情地看着，竟忘记了自己也该吃饭。待醒过神来时，发现坤琴、銮欧叟和颇魄也都高兴地看着达奥德。

达奥德吃饱喝足之后又开了腔：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离开泰国了，这辈子也不离开了，到哪儿也不如咱们泰国好啊！”

“不是说外国挺好的吗，颇奥德？”颇魄问。

“对那些旅游的人，去一趟住上几天可能挺舒服。要是长住，就不如咱们泰国啦，舅舅。”达奥德回答。“别看外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咱们可不能忘了再好也是人家的，不是咱们的。只有回到泰国，一切才是自己的。天气再热，也是咱们自己的家。虽然有点儿臭味或别的味道，却能时刻提醒咱们知道是在自己家里。城镇乡村、道路田野、花草树木也许有点儿杂乱无章，但那是人为的事，既然咱们能让它杂乱无章，就能让它整洁美观。我坐的火车从夜里进入泰国境内，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只顾贪看祖国的河山，直到火车进了小曼谷。不论往哪儿看，都让人觉得顺眼、高兴。”

“颇奥德可真是！”颇魄自言自语似地说。

“可真是什么啊，舅舅？”达奥德问。

“可真是我的好外甥呗！”颇魄回答。“我一直是象你这么想的。我生在泰国、长在泰国，可是直到现在也没住够，成年累

月看着泰国也不烦，每天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有人一提起外国，就说那儿这么好，这儿那么好，我可从来不信那一套！想驳他几句吧，咱又没去过。颇奥德你讲讲看，外国和泰国有些什么不同。”

“这要说起来一年的工夫也说不完。”达奥德说。“这样吧，我就拣主要的，想起什么说什么吧。不论外国还是泰国，都有穷有富。但在外国，富人是真正的富，穷人是真正的穷。而咱们泰国，富的也富不到哪儿去，穷的也穷不到哪儿去。外国那些富翁如果到了泰国，看见咱们这里的富翁一定瞧不起，简直没法和人家相比，衣食住行都比不过人家。要说到财产，那就更没法和人家相比了。咱们泰国谁要是上了十万就算富有了，可人家的家产是成千上亿的。咱们泰国的财富仅仅经过几代人的积累，而人家却积累了上千年，当然要比咱们富了。不过外国的穷人可比不上咱们的穷人，那也是没法相比的。咱们的自然条件好，穷人也能生活下去。主要是气候，咱们是热带，再穷，裹一条水布，往寺庙的厅堂里一住，倒乐得凉爽自在。在外国可不行，他们要这样就得冻死，无论如何得有御寒的衣服、得有取暖的火炉子。有时穷人就只能住那种一半埋在地下的屋子，一间屋子要挤十几个人，烧汤做饭、洗衣服、睡觉，不论做什么都在那一间小屋子里。因为天气太冷，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必须那么闷着。澡也不能洗，花不起那个钱。谁要是打开他们的门，屋子里的各种臭味象一股气浪迎面冲来，都能把人打个跟头。”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一直坐在那里听着的坤伯雷问。

“我是到处走走都看看。”达奥德回答道。“既然您送我到国外去一回，当然要看个全面。”

“那些上等人他们怎么生活，你也看到了吗？”坤伯雷怀疑

地问。

“上等人的生活我也看到了很多。”达奥德笑眯眯地回答。

“学校里有很多同学是上等人的子弟，假期他们常邀我到他们家去。他们的生活简直象神话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什么也不缺。英国的上等人大多住在郊外，庭院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儿，住的房屋象王宫似的。他们很好客，经常邀请亲友好住到家里，盛情款待，夜夜宴饮，都穿晚礼服。白天就散散步，搞些体育活动，打鸟、打兔、钓鱼，或者骑马打狐狸，就看是什么季节了。”

“怎么还要骑马打狐狸呢？”坤伯雷不解地问。

“他们都养着成群的狗，放狗去追狐狸，人骑马在后面跟着，狗一追上就把狐狸咬死。”

“打狐狸干什么呢？”坤伯雷似乎要问个究竟。

“据说狐狸偷吃鸡鸭……”达奥德把握不定地说。

“用枪打或者下夹子不行吗？”坤伯雷又问。

“可别说了，爸爸！”达奥德叫起来。“英国上等人可不那么干。谁要那么干，简直是莫大的罪过，人家就都不跟他来往啦！”

“吓！”坤伯雷惊叹地说，“上等人打死一只狐狸就没人来往啦？”

“在他们看来可是了不得的事情。”达奥德解释说。“打鸟钓鱼都是有规矩的，象野鸡、鹧鸪，都是有季节的，不是随便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而且只能打天上飞的。如果鸟在地上或树上落着，那是绝对不能打的。有的鸟不怕人，因为是人们买了鸟蛋孵出来的，自小养大就不怕人了，还得让人赶它们飞起来才能打。”

“他们那么喜欢打猎，森林一定比咱们多吧，颇奥德？”颇魄很感兴趣地问。

“不，舅舅。”达奥德答道。“他们的森林第一次看见时，我都不知道那就是森林，如果没人告诉，我还以为是园林呢。”

“那么他们打猎在哪儿打呀？”颇魄追问。

“人家都有自己的猎场。各种动物，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水里游鱼，都有主人。只有主人或得到主人允许的人才能打，狩猎权售价相当高，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猎。”

“那么那些穷人可怎么办呀？”颇魄感慨地问。

“穷人想吃野味，只好偷着打几只鸟、钓几条鱼。不过要是被抓住的话，轻者罚款，重者判刑，这是有法律规定的。要是在几十年前，有的还要处死呢！”

颇魄双手加额，说道：

“阿弥陀佛！我可不去英国了，不论哪辈子，但愿都托生在泰国。托生到那地方去，要是当富翁还好，要是托生成穷人可怎么受得了呀！”

“外国那些上等人，他们的礼节和咱们也一样吗？还是根本不同？”坤琴插了一句。

“要说不同，也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不同。”达奥德答道。

“比如咱们见面行双手合十礼，他们是握手或敬礼，咱们席地而坐，他们坐椅子……一般的礼节都差不多，只是英国人比咱们拘谨些。刚到那里时，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礼节还都用得上。”

听了达奥德的话，珀怡又高兴又自豪，她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搂住达奥德好好亲一亲。“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都没忘记妈妈，都没忘记妈妈的教育，妈妈没白生养你一回，也不枉辛辛苦苦教养你这么多年……”珀怡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别人都在和达奥德欢快地交谈着，珀怡却默默地坐在那里，用目光拥抱着爱子，用心吻着爱子。

达奥德本人也许不知道他的归来给母亲带来了多少欢乐，珀怡自己却很清楚。每当达奥德过来请她帮忙掖一下幔裤，请她帮忙缝个纽扣，或者向她要点儿吃的，她总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慰。达奥德回来不久，坤伯雷就带他各处拜谒那些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只是拜谒而已，并没有再做别的，达奥德仍旧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谋事。坤伯雷似乎无意让达奥德出去谋事，达奥德本人也不着急，相反，每天待在家里，守在母亲身边，和母亲随便谈谈聊聊，他倒觉得悠闲自得，不象一般年轻人那样忧虑自己的前途。珀怡总是经常不断地给达奥德一百二百零花钱。达奥德从未开口向母亲要过，每次珀怡给他钱，他也不在意，往衣袋里一塞了事。每次珀怡想知道他的钱花完没有，只有去察看他的衣袋才能知道。看来达奥德根本不懂得钱的价值，有多少花多少。其实他自己的花费并不多，但如果谁有困难求他帮忙，不论是府里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每次他都慷慨解囊，罄其所有。按珀怡的心意，她真想让达奥德永远这样待在家里。因为儿子不必外出工作，每天守在她身边，她会觉得日子过得温暖、充实。但是，既然达奥德自己不急于出去谋事，坤伯雷似乎也没有考虑这件事，珀怡就只好自己先张罗了。一天，珀怡见坤伯雷情绪很好，就说道：

“坤伯雷，奥德的工作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啊，想让他在哪儿工作呀？咱们不是说过等他回来你就把他送到宫务府去吗？”

坤伯雷长长地叹了口气。“先让他这样在家待着吧，工作的事也慢慢再说吧，就连我自己将来怎么样还难说呢。”

“我倒不着急，”珀怡说，“因为我希望自己身边能留个孩子。不过我怕拖久了不好，奥德年纪轻轻的应该有个正经工作，将来也好有个发展。”

“他自己有什么想法？”坤伯雷问。

“我看他也不着急，就没问他。”

“先问问他看吧，”坤伯雷好象推卸责任似地说，“听听他自己想做什么。不过我想咱们也不缺钱，就他一个孩子不工作，待在家里咱们也养得起。”

“你可别那样想，坤伯雷。不管有多少钱，也该找个工作做。以为父母有钱，就在家闲待着，将来孩子就毁啦。”说完，珀怡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教训起坤伯雷来了！

珀怡真的同达奥德谈起关于工作的事来，达奥德笑着说：

“妈妈您看着办吧。做什么工作我都没意见，如果能不工作更好。”

“你这孩子，妈妈跟你说正经的呢！”珀怡说。“哪个人都得有个工作。你的学问适合做什么工作，也该告诉妈妈，妈妈也好帮你想办法。”

达奥德收敛了笑容，正正经经地说：

“我的好妈妈！我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我的这门学问可不象奥安哥学的法律到哪儿都用得上。我学的这门只是教人会读书，读起来比别人理解得深透，越读越有滋味。要说用不上，真的哪儿也用不上；要说用得上，倒是哪儿都用得上。”

“哎呀，我的小冤家！”珀怡抱怨起来。“你怎么就不知道给我出点儿主意，尽喜欢说些我不懂的话呢？你到底想做什么，怎么就不能对妈妈说说话？”

“妈妈！”达奥德笑着说，“我出去留学离家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就想在家里和您在一起待个够。别的我什么也不想，只要在您身边，和您待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破费不了多少，您就不能先养活着我吗？假设我工

作了，能挣钱了，我可能挣多少花多少，您可能也得不到什么。说到名望、地位、成就，这些我根本不想，我只想永远做您的好儿子。再说我也不是七老八十了，名望、地位、成就那些东西，如果真想要，将来会有机会的，您就不能耐心等一等吗？”

达奥德一席话说得珀怡无话可答。再说，达奥德有些话正说到珀怡心里去了，她也确实希望把儿子留在身边，根本不想让儿子出去工作。达奥德似乎也看出了母亲的心思。

关于达奥德的工作问题，就这样放在一边了。这期间正是为大行皇帝举行国葬的时候，坤伯雷每天从早忙到晚，不得休息。直到国葬结束，坤伯雷才算透过一口气来，休息了几天，身体情况也有了好转。没过多久，外间盛传要整顿机构，接着就传出几个部府人事变动的消息。其中变动最大的，便是坤伯雷所在的宫务府。

坤伯雷告诉珀怡说：前朝的常侍大部分要罢退，尤其前朝寝宫内侍一律罢退；有些前朝的部府听说也要取消。

“这倒不奇怪，嫚珀怡。”坤伯雷归结说。“改朝换代，自然要有些改换。尤其当常侍的，经常接近皇上，当然要改换，哪个皇上都要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不过说到别的部府也要调整，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听说上面要裁减，只是还不知道裁谁减谁，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那些有根基、有靠山的人倒没什么关系，没有根基也没有靠山的可就难办了。那些得宠的常侍问题不大，平时得的赏赐就不少，皇上大行前还有遗诏存恤，至少每人每月也有一百二百的，加上退休金，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不成问题。可怜就可怜那些什么也没有的人啦……”

自那以后，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传闻日甚一日，珀怡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裁减官员是为了保持国家财政